

第五十五回 飛貓行刺

話說惠能大師安住曹溪寶林寺，弘法利生。這天晚上，他正在燈前靜坐，忽然一道黑影自空而下，一縷冷森森的劍光直奔他的咽喉。惠能一驚，急忙閃身避過。注目一看這個不速之客，身穿夜行衣，手擎殺人劍，滿臉怒氣，站在他的面前。惠能心想，這又是哪路高手，輕功如此了得，落地毫無聲息。書中暗表，此人乃江西人氏，姓張，名行昌，曾是不非、不凡和尚的同鄉。他幼習武功，輕功厲害，少年時就得了個「飛貓大俠」的綽號。您聽聽這飛貓的綽號，就知他身法快捷。後來他又拜江西劍王徐慶為師，學得一身驚人的劍法，江湖人稱「梅花劍客」。號稱劍客的人，輕功、武功都得是一流的，不光武功好，還得有俠肝義膽和正義感。十五年前，他聽不非和不凡和尚說，惠能盜取東山衣法南遁，他就對惠能沒好印象。而今，他的師父劍王徐慶又因暗襲惠能而喪命，他就更加痛恨惠能，決心要殺死惠能，替他師父劍王報仇，替東山比丘出口氣。所以，他深夜前來行刺惠能。

惠能面對這個持劍人，鎮定自若：「壯士夜闖山門，可謂來者不善，此乃佛門清淨之地，到此殺人是要墮無間地獄的，我勸你還是及早走開吧！」「少廢話，我張行昌行走江湖多年，行俠仗義乃是我的分內之責。我就是寧可下地獄，也要懲治你，為我的師父劍王報仇、為東山比丘雪恥。」惠能一聽，知道他對自己的誤會太深，怨恨太重，勢必逞凶，多說無益：「好，既然張大俠殺心已定，我絕不吝嗇一顆頭顱，可以引頸受戮，讓你任砍三劍。如果你三劍取下我的項上人頭，可以帶走，倘若三劍取不下來，又當如何？」

盧惠能出言把張行昌激
允許他任砍三劍把頭提
張行昌聞聽心歡喜
這真是天賜我的好時機
別說是三劍任我取
就是一劍也沒問題
別看那東山武僧敗給你
都說你智慧高深功夫奇
你怎知我手中寶劍鋒利無比
吹毛立斷削鐵如泥
你盧惠能今天太大意
活該你陽壽已盡命歸西
我今天定要把你人頭取
為佛門除奸盜建功績
張行昌想至此洋洋得意
斜目譏笑露出殺機

張行昌雖然知道惠能武功高強，但是他自信自己也並非等閒之輩。何況自己手中的寶劍吹毛立斷，削鐵如泥，別說是三劍，一劍要取他的人頭都不費吹灰之力。所以他手擎寶劍，衝著惠能斜目譏笑：「倘若三劍取不下來你的人頭，我情願跪在你的面前，任憑你處治。」「好，大丈夫一言九鼎，請張大俠動手。」惠能說完引頸受戮。他可真慷慨，一聽人家要殺他，伸著脖子讓人家砍腦袋，太大方了。張行昌一看心中大喜，急忙運氣提功，手中寶劍橫揮唰的一下，奔著惠能脖子就橫砍一劍。這寶劍的力道很大，可是來到惠能脖子切近，跟脖子剛要接觸的時候，唰的一下，有一股無形的力道竟把他寶劍的劍身彈出去好幾尺遠。他嚇得大吃一驚，他哪知這

是惠能暗用真力護住全身。

張行昌雖然覺得奇怪，卻沒罷手，他機警的換了一個劈砍之勢，「呼」的一下，寶劍從上往下奔著惠能大師的脖子就劈了過來。可是這一劍還和先一劍一樣，被這股無形的力道給彈出去了。張行昌倒吸一口涼氣，他兩劍都不中，急中生智，來了個拖劍割頸，把寶劍擱到惠能大師的脖子上使勁這麼拉，像拉鋸一樣。這惠能大師的脖子太硬了，把張行昌給逼的寶劍當成鋸使了。誰知，這一劍還和前兩劍一樣，不但沒傷惠能一根寒毛，把這寶劍啪一下給彈出去了。寶劍撒手，弄得他手腕麻木。張行昌驚疑的瞪大了眼睛，一看惠能，他見惠能那雙眼睛裡，閃動著直逼人心靈的睿智光芒，也流露出一種難以言喻的沉靜與堅韌。

張行昌正驚疑之際，突然聽到惠能一聲大喝：「正劍不邪，邪劍不正，我只欠你錢，不欠你命，還不懺悔。」張行昌一聽，嚇的三魂去二，七魄缺五，撲通一下撲倒在地，嚇昏了。他闖蕩江湖多年，從來沒見過這等神奇功夫。惠能一看，急忙運功給他調神。張行昌清醒過來，匍匐於地，淚流滿面，向惠能叩頭請罪，請求惠能把他剃度門下，他要好好懺悔。惠能一看他誠心懺悔，急忙取出一些黃金送給他，讓他做路費趕緊離開，免得眾僧發現懲處他，讓他以後改裝再來。這惠能是真慈悲，張行昌也是真走字兒，手提著寶劍要殺人家，人家不但不怪他，還給他這麼多錢，這好事哪找去。這也說明惠能大師智慧神通過人，證見因果。張行昌以後果然出了家，法名志徹，隨六祖大師學法很精進。要知道，人都說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」，這話說著容易，做著難！是什麼力量使張行昌拋劍棄武？是愛心，是惠能大師的智慧、品行的感召。

單說惠能大師說法圓融契機，每天都有許多人向他請問佛法。這天早上，惠能大師剛剛升座說法，就有韶州刺史大人韋璩前來拜

見。這韋璩是韶州地界首要的官員，最上層的領導。他一見惠能，急忙頂禮下拜：「下官聞知大師深悟佛法，特來請教，還望大師垂恩教誨。」「韋使君不必客氣，若有疑迷，儘管相問。」「大師，佛教說四大皆空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主張破相，為什麼寺院裡還要有許多的佛像？」「因為無形的精神文化，常藉有形的外在儀式來承傳，佛像可以使人升起見賢思齊之心，令人生起仰慕效法之情！如果世上的人都有足夠的智慧，了解佛像只是讓人見賢思齊，仰慕效法的話，這時候就不用佛像了。因為這個時候佛在每個人的心中，在清風明月裡，在山光水影中。那麼這個時候，每一片雲彩，每一塊石頭，每一根草，甚至每一抹夕陽，何事何物不能當作佛像來想、來看？因為佛性無處不在，心中有佛，所見皆佛。」惠能大師的開示太精彩了，當知佛像、經卷、出家人稱為住持三寶，意在令人因佛像而觀想佛，因經卷而通達其理，因出家人而引起超塵離垢之心，借住持三寶，觀自性三寶，證常住三寶。

有一則禪宗公案，說宋代大文豪蘇東坡很喜歡參禪打坐，機鋒頗銳。有一次他到鎮江金山寺，跟佛印禪師一塊打坐參禪。坐了一會兒，他問佛印禪師：「禪師，你看我的坐姿如何？」佛印禪師看了他一眼：「學士身相莊嚴，就像一尊佛。」蘇東坡聽完很高興，隨口問佛印禪師：「禪師，你知道我看你像什麼嗎？」「不知道。」「我看你滿臉皺紋，圓闊肥服，就像一堆牛糞。」佛印禪師聽完沒言語，只是寬容的笑了笑。他們兩個人是多年的老道友，交情過密，經常在一起參禪打機鋒。聽過前面惠能作偈那回書的人，一定還記得吧。蘇東坡雖然有「八風吹不動，端坐紫金蓮」的豪邁自信，可是他沒有放棄對自我的執著，做不到如如不動，所以才有那「八風吹不動，一屁打過江」的尷尬局面，輸得無言以對，灰溜溜的。

那還不是最慘的，最慘的是有一次他把玉帶都輸給佛印禪師了。有一次，佛印禪師正準備給徒眾們說法，蘇東坡直接闖入佛印禪師的方丈室，佛印禪師一看：「學士從何而來？此間可沒有你的坐位。」蘇東坡一聽：「好！那我就取和尚的四大做禪床，如何？」「可以，不過貧僧有一問，只要學士隨問隨答，不出錯誤，不用思考，我便讓你坐。否則便留下學士的腰間玉帶，永鎮山門。」蘇東坡一聽，很自信，覺得自己機鋒頗銳，他問不倒。就解下腰間的玉帶放到桌案上，等著佛印禪師問。佛印禪師說道：「學士，貧僧四大皆空，五蘊非有，請問學士坐到何處？」蘇東坡一聽，愣住了，答不出來。佛印禪師一笑，隨手拿起他的玉帶：「蘇大學士，既然如此，貧僧就留下你這玉帶，永鎮山門。」就這樣，蘇東坡那個玉帶就輸給佛印禪師了。他那玉帶上面都是鑲嵌著寶玉，非常的精美，現在還是金山寺四大寶物之一。

所以，蘇東坡每次跟佛印禪師打機鋒從來沒贏過，這次他以為自己佔了上風，特別高興。

蘇東坡自以為把佛印贏
高興得簡直都要發了瘋
在家中他就把朋友宴請
宴席上繪聲繪色敘述詳情
不料想小妹聰穎聽出漏洞
不由得頓時笑得不住聲
說了聲哥哥這次輸得更重
小妹我都替哥哥臉發紅

蘇東坡非常高興，把朋友請到家裡還述說此事，不料聰穎過人的蘇小妹一聽，笑得前仰後合：「哥哥，你這次輸得更重。《華嚴經》云，『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』

。禪師說你像佛，是因為他心中有佛，已達到了佛的境界，所以他看任何人都像佛一樣的莊嚴。而你說禪師像糞，是因為你心中有糞，你的心如糞土，所以你看任何人都像糞土一樣的骯髒。這說明禪師心淨，你心穢！聖凡差別立竿見影。」蘇東坡一聽恍然大悟，知道自己這世間的聰明才智，永遠都無法跟修行者那覺悟的靈智相比。

禪者認為，修行即是修心，人的一言一行，一舉一動，一思一想，都是心靈的寫照。悟道之人，勘破寰宇，心性空靈，才能像佛印禪師一樣處處顯露如如佛性。正如一位高僧所言，「樸落非他物，縱橫不是塵；山河及大地，全露法王身」。芸芸眾生有幾個人懂得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」的高深哲理？心中有佛，所見皆佛，可世人大多心中無佛，就得有佛像，令人因佛像而觀想佛，心有所歸。法相法相，相以表法，不以相表，於法不彰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有些不了解佛教的人，竟說佛教崇拜偶像。其實他不懂，崇拜的意義在於偶像所象徵的真理，並不在於偶像的本身。試問，世界上哪個國家不設國旗，來激發人民的愛國心？懸掛開國元勳的肖像，來啟迪人們仰慕之情，和效忠領袖的赤誠？如果有人說向國旗和開國元勳肖像敬禮，那是崇拜偶像的話，這個人他真是愚痴的可憐蟲。告訴大家，對自己不了解的學問和道理，千萬不要輕易的毀謗，那樣會顯得更無知。

單說惠能這番解釋，使韋璩大人心悅誠服，當即請教：「大師，人都說榮辱生死皆有定數，這是真的嗎？」「韋使君，人若不能達到無心、明心之境，難免會被陰陽氣運所控制。若被陰陽氣運所控制，當然就要有定數。但也只有凡夫俗子才有定數，賢達之人能安命。」「大師，一個人的命運真能逃得了、躲得掉嗎？」諸位，韋璩這個問題問得好，這是自古以來許多人都非常關注的焦點問題

。您要想探索命運的祕奧，希望自己的命運愈來愈好，請您接聽下回，改造命運的訣竅。